

# 九十

# 卷九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無成之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影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日，在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一、生、影、子、一、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被一時之筆墨，雙紅堂小說 55 D865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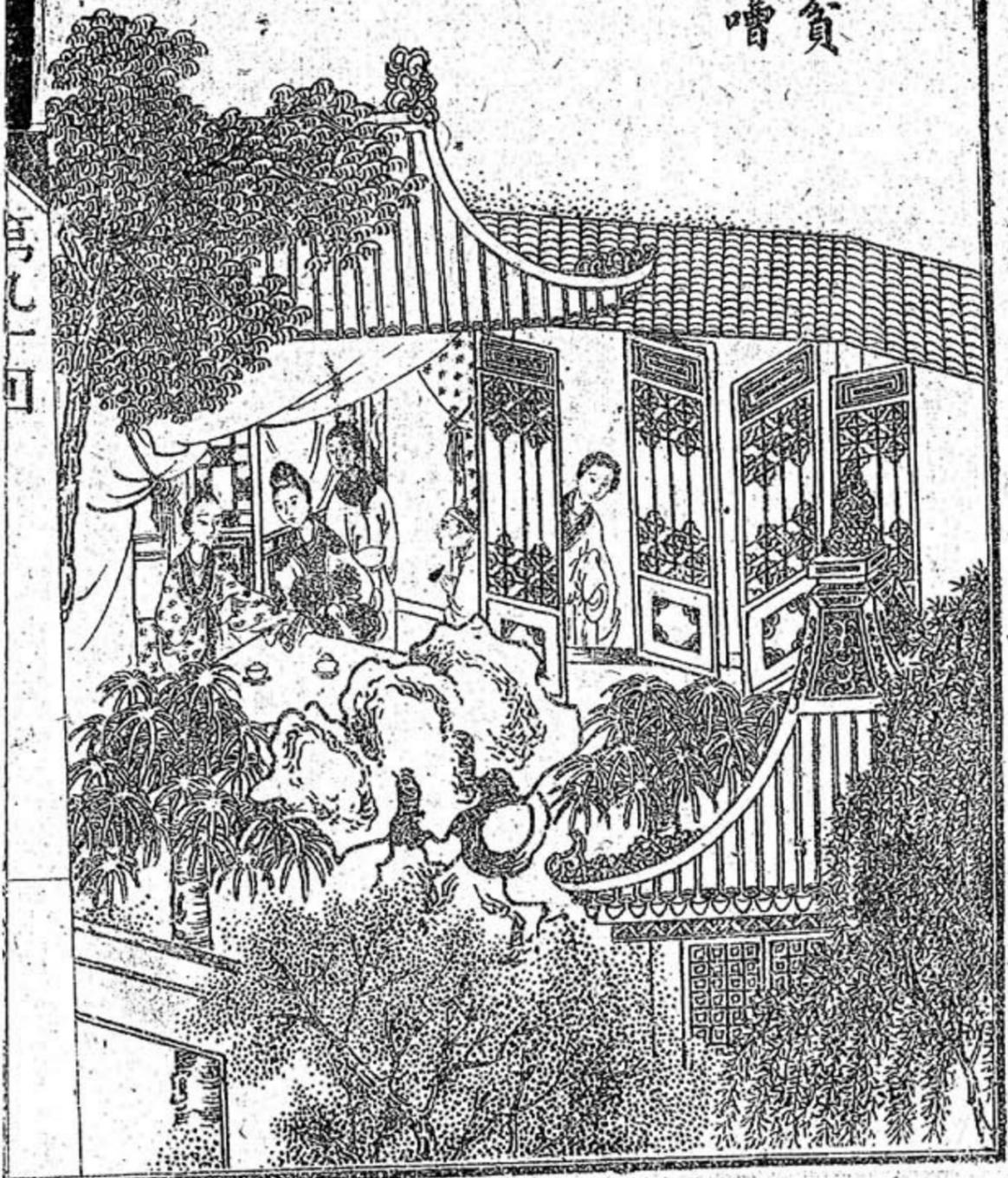


此書能...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清大某山民加評 卷九

內容分類 雙紅堂小說 55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所圖書

失綿衣貧  
女耐噉嘈





送果  
品  
小郎驚巨測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失棉衣貧女耐嗽嘈

送菓品小郎驚巨測

卻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

流。看望他。有時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卻也有時

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

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

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

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著

哭了一會。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好兒的守著他。我去回老太太太

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自去。這裏雪雁

止在屋裏伴著黛玉。見他昏昏沈沈。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

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正怕著。只聽窗外

腳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纔放下了心。連忙站起來。掀著裏閒簾子。等他只

姑孃者  
時從買  
尙有轉

傷是告厥他之人

哭下事何者為真

已有轉機

團圓得妙不必定是你姑娘又安知不是你姑娘

團子裏一層親上作親又一層此時雪雁亦將謂姑娘身上可掙得定八九分矣

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卻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裏掀著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鵑不在屋裏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嚇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鵑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裏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諱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這裏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著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太太說不好就是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太太太眼裏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就在這園子裏的大太太那裏摸得著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裏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姐說來著這一



聽了一聲

又應一聲

又要擡起來

呷了一口

又呷了一口

又能睜眼說

又睜眼點點頭兒一層一層寫出步步有轉機來

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子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著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著只見紫鵑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鵑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裏三個人正說著。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著。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鵑彎著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吃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白滾水。紫鵑接了托著。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鵑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鵑趁勢問道。姑娘吃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擡之意。那裏擡得起。紫鵑爬上炕去。爬在黛玉旁邊。端著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呷了一口。紫鵑纔要掣時。黛玉意思還要呷一口。紫鵑便托著那碗不動。黛玉又呷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呷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踢下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鵑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

上文逐層轉機之故此處表明

旁觀而不知就裏者不能不怪

此時原是無妨

紫鵲克何意不已所以稱怪紫鵲明知致病之由但未開侍得奇怪同機糊糊而

特作滿心滿意之言的是小婢子猜測

及至別人家姑娘做親恐已無從辭話矣即親見做親亦為藉口此為倒用司農印

猜著八九而竟惹其死則殺黛玉者其買母乎

寶黛二人之鬼鬼祟祟是買母已久懸於心防而因循以至今日始作如之奈何之說則所以死黛玉者買母尚得辭其咎乎

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裏卻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卻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著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吃了兩口水。又要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執鳳姐聽見紫鵲之言。都趕著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卻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叫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嚇人。紫鵲道。寔在頭裏看著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腳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著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鵲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鵲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鵲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



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幾乎急死。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著。兩個悄悄的。抵著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啗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裏。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鵲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眾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著。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著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了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了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著。攔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獸頭獸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卻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

王夫人尚有成金之意

既無配他之意則防  
開宜益早矣  
恐因此反使三而俱  
不安自今以往死者  
死矣真者寡矣和尚  
者和尚矣

查前後年次寶釵  
玉二人是年皆十七  
歲寶玉亦十七歲生  
日先後故寶玉呼  
曰姊妹曰姊妹皆  
感恩可憐者茲云比  
寶玉少二歲者殊  
失檢點○寶釵同  
於何知之蓋前為寶  
釵作十五歲生日見  
二回及至四十五  
回方及是年之秋有  
非同年乎

以上結寶玉祭晴雯  
黛玉開信病重與寶  
釵等語一段文字  
三件事一段文字  
以下接鳳姐送帕則  
寒衣事

又是何事

那姑娘會曉依人想  
久為此等人所賤不  
超矣

此等人早該擡出著  
實可惡  
那姑娘肯肯事其人  
便足重

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著把他們的事  
辦辦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了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  
不把林了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況且林了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  
了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  
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  
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了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  
林了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了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  
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分付眾  
了頭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噪胡說若有多嘴的提防著他的  
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裏的事了  
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吃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  
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  
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  
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噪鳳姐走到跟前那婆  
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裏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  
們派我在這裏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那姑娘的了頭說我們是賊鳳姐  
道為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著我到這裏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  
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了頭說丟了  
東西了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著生氣  
呀婆子道這裏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裏的並不是他們家裏的我們都是奶奶派  
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  
在這裏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的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  
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那岫烟趕忙出來迎著鳳姐陪笑道這  
使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  
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烟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裏邊去坐鳳姐道  
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  
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著那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叩了  
頭又給岫烟叩了頭纔出去了這裏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

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裏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  
們派我在這裏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那姑娘的了頭說我們是賊鳳姐  
道為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著我到這裏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  
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了頭說丟了  
東西了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著生氣  
呀婆子道這裏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裏的並不是他們家裏的我們都是奶奶派  
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  
在這裏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的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  
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那岫烟趕忙出來迎著鳳姐陪笑道這  
使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  
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烟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裏邊去坐鳳姐道  
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  
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著那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叩了  
頭又給岫烟叩了頭纔出去了這裏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

從鳳姐眼中將岫烟  
出力一寫其為人可  
知矣此書中不可多  
得

警中人可愛者多愛  
而復可敬者少  
願為鳳姐見憐我亦  
憐伊

此等處鳳姐顧敦古  
誼

那姑娘為人真所謂  
禮義廉恥色色俱到  
鳳姐送衣原有痕迹  
袖烟志氣高朗而無  
寒乞相豈容當此橫  
禍不然平兒送羽段  
綉子未嘗推卻也

還是知道理的女子  
其清操至此即丈夫  
中亦能有幾人哉  
警中諸女有可妻之  
者妾之者朋友之者  
惟那姑娘可以師之  
世有其人吾輩五體  
投地

如再不收那姑娘未  
免不近乎嬌即近乎  
傲矣辭受中乎禮晉  
益重其人

鳳姐此等處真可讚  
他不特婆子知其好  
也  
以上結鳳姐送岫烟  
際衣一段事  
以下即從岫烟過入  
薛蝌金桂事

了岫烟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找。找。不著就罷了。這小了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了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棉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掣來的。卻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花棉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裏。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裏。他們言三語四。剛剛。鳳姐來。撞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奶分付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掣來。

我斷不敢受你掣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領了。倒掣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掣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著豐兒過來。岫烟忙迎著。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掣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紅著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撞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從那裏來。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剛纔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那姑娘那裏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道。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說著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啣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啣們家裏人。說著。只見薛蝌進來。說道。

與前寶玉向姨媽說  
說大相反

是以君子欲遠禍者  
必先擇交。兒則有  
經緯者多矣

比哥哥差遠哩豈止  
於明白些

謂兒一切作為當  
不致使那姑娘有不  
真之嘆  
有廉恥而無心計者  
迎春也無廉恥而有  
心計者照風也岫烟  
嬌媚矣况守得貧耐  
得富乎姨媽知人哉  
薛二哥友愛而能諷  
不嫌為那姑娘之夫

晉亦為極首問天

婿兒之詩如此已好  
不必甚工也

哀感中寓之以正

蹊蹊之極

謝嫂嫂

因為大爺事操心而  
送酒此亦情理中之  
事

恐怕旁人閒言閒語  
此亦情理中之論

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羣狗黨。我看他們那裏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了。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分付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麼。薛蝌道。蔣玉函卻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後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頭。只盼著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那了頭。也像這個東西說著。把手往裏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那了頭。實在是。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字。的。當。貧耐得富。只是等啖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于這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那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

這般潑粹。那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兩地情懷感素居。同在泥塗多受苦。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拏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沈吟道。不要被別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己看著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拏來夾在書裏。又思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撞見這樣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裏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拏著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著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寔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啖們家裏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

繪兒舉動殊欠正氣  
既在底下又云服侍  
其願若沈席絕無遮  
蔽無如疾走者之必  
其實無妨

這件何能作主似  
乎推託寔爲自任心  
以志心於眉睫間可  
不食便罷了厨下何  
妨

所謂薛蟠到底年輕  
若我則已猜著八九  
分矣

蟬兒未必願之如何  
來道請迴俗女駕無  
久恩爲也  
然則莫謂蟬兒年輕  
竟不解事者幸虧其  
秉性忠厚耳故有轉  
念一著

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著又笑瞧了薛蟠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  
些話叫人聽著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服侍得著大爺就服侍  
得著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蟠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  
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說爲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畱  
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拏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限擠住了偶然吃一  
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吃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  
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拏回去不說二爺  
不吃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蟠沒法只得畱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  
看回過頭來向著薛蟠一笑又用手指著裏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  
乏呢薛蟠不知何意反倒訕訕的起來因說姐姐替我謝謝大奶奶罷天氣寒看  
涼著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也不答言笑著走了薛蟠始而以  
爲金桂爲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  
寶蟾這種鬼鬼崇崇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卻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  
嫂子的名分那裏就有別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

卻指著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裏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  
那金桂素性爲人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嬈非常自以爲美又  
焉知不是懷著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  
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裏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  
這裏索性倒怕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撲噴的笑了一聲把薛蟠  
倒嚇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 護花主人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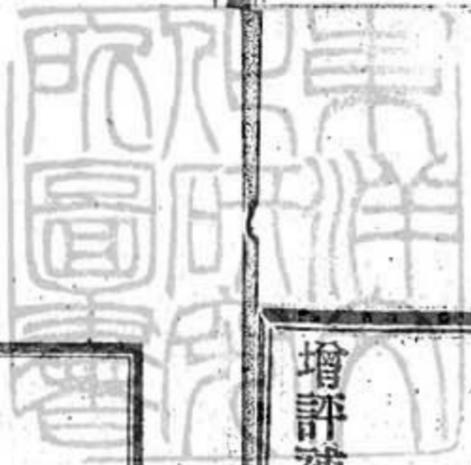
黛玉之夭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絕粒而死不但文情徑直無味且轉覺鍾情  
尙未至深死亦死得糊塗今因聽訛言而覓死又因聽密語而復生委曲纏  
綿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後文竟娶寶釵更爲緊湊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襲人對王夫人一番說話又伏寶玉  
病後移出地步分付寶玉定親不要叫黛玉知道伏後文冲喜掉包黛玉驚  
迷情事

寫那岫烟之涵養反襯夏金桂之淫蕩

鳳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烟。金桂送菓酒。是勾引薛蝌。一正一邪。互相映襯。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十月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十終



計工  
 實境  
 心雅  
 深

